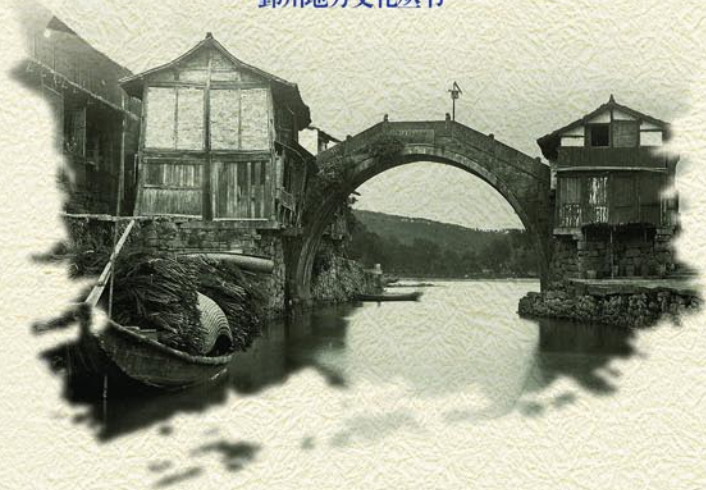


鄞州地方文化丛书



地雄东南

三江文存·《鄞州文史》精选（综合卷）

 宁波出版社
NINGB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江文存：《鄞州文史》精选．地雄东南：综合卷 /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波：宁波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526-0103-9

I. ①三… II. ①宁… III. ①文史资料—宁波市②区(城市)—文化史—宁波市 IV. ①K9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3048号

责任编辑 苗梁婕 沈建国
主 编 朱国富
副 主 编 蔡桂芬 戴松岳(执行)
编 委 张善庆 张忠良

三江文存·《鄞州文史》精选(共三卷)

编 者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
地 址 宁波市甬江大道1号宁波书城8号楼 315040
封面设计 唐雪冬
封面题字 张忠良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总 印 张 69.75
总 字 数 1760千
版次印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26-0103-9
定 价 180.00元(全套三卷)

目 录

山川壮阔气自雄

“鄞”字释·····杜建海	3
试论南宋鄞人时代及其影响·····郑传杰	12
论宁波人物的价值取向·····戴松岳	30
地形成城 生态成俗 ——宁波城市形成的地理依据·····周时奋	51
论姚江文化现象·····戴松岳	69
论宁波帮（甬商）的文化基础·····戴松岳	79
超越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宁波商帮·····张守广	115
鄞州与慈溪：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文化发展态势·····周乃复	125
为史弥远翻案 ——《是奸相还是能臣》作者史美珩访谈录 ·····史美珩 郑 超	142
塘溪人的地理性格·····杜建海	158
国家、科举与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钱茂伟	164
有关东钱湖历史文化的几点商榷·····沈小宝	194

岁月峥嵘歌永在

鄞州撤县设区：一个春天的故事·····史芸飞	205
------------------------	-----

鄞州新城区的选址与建设纪实·····	严伟祥	215
鄞州历史上的中医及其名家·····	吴言铭	236
辛亥宁波光复述略·····	乐承耀	328
清民时期鄞县的救济事业·····	鲁刚	347
慈善事业与地方社会		
——以近代宁波为中心的考察·····	孙善根 李慧英	358
近代宁波的体育·····	谢振声	366
宁波人与奥运会·····	谢振声	377
鄞县举办“商之乡”贸易节始末·····	严伟祥	394
兴建皎口水库始末·····	严伟祥	411
标准海塘：一道雄伟的“海上长城”·····	俞珠飞	431
溪下水库建造始末·····	俞珠飞	438
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	包伟民	448
中医奇葩——陆氏伤科·····	吴言铭	467
张苍水祠庙：象山历史上独特的人文现象·····	张利民	485

万物兴衰皆可传

鄞州的江河及鄞州的水·····	缪复元	501
全祖望诗赋中的宁波土物解读考释·····	龚烈沸	509
宁波的街道规格与质地略述·····	王坚平	534
广德湖的兴废·····	缪复元	544
梅湖沧桑·····	金圭章	551
它山堰考疑·····	缪复元	556
鄞州草席史话·····	俞舜民	571
鄞江十月十传统庙会纪略·····	毛琳云	583
鄞州大梅山考·····	杜建海	591
白岩·····	翁绍初	601
一诗一戏一桃源		
——鄞西名村林村散记·····	冯炜达	607
王伯桥：“剃头村”的故事·····	巫莲莲	617
桂林萧森俞家村·····	鲍贤昌 张永刚	627

北渡村：千年古渡及其他·····	陈武耀	632
鄞州古桥综观·····	张德华	648
阅尽沧桑话古塔·····	冯炜达	673
鄞东南的佛教文化走廊·····	章国荣	687
鄞西名寺杖锡寺·····	冯炜达	706
千年嵩盐论沧桑·····	谢振岳	720
甬上庙宇丛谈·····	谢善实	737
后 记·····		746

山川壮阔气自雄

大山沧海每多慷慨激昂之士，镜湖秋月常集雅咏低吟之才。集大山沧海之傲骨和镜湖秋月之秀色的鄞州，洋溢着勃勃难遏的锐气和报国为民的壮志。故其地虽偏而志在天下，其人虽微而行感古今。



“鄞”字释

杜建海

古老的地理文化符号

公元前 222 年，也就是秦王嬴政二十五年，秦国的将军王翦等率兵平定了属于楚国的江南一带，降百越之君，以吴、越地为会稽郡，设郡治于吴，也就是今江苏省的苏州；在现在宁波市境内设置了鄞、鄮、句章三个县。由此，鄞县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建制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此后直到公元 8—23 年，东汉王莽“改鄞曰谨，曰海治”（《汉书·地理志》），这段时间计 15 年左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的时候，“平陈，并余姚、鄞、鄮三县入句章”（《隋书·地理志》），直至隋终，先后隶属吴州、越州、会稽郡，计 31 年左右。唐武德四年至武德七年，析故句章县置鄞州。至唐朝终，都称县，先后隶属越州、明州，计 283 年左右。从五代梁太祖开平三年始，改县为鄞县，并一直沿袭不变。1958 年 12 月至 1961 年 12 月鄞县建制撤销，归宁波市，计 3 年。以后恢复鄞县建制，直到 2002 年撤县建立鄞州区至今。可见，鄞地没有以鄞命名的年代合计仅约 332 年。秦王嬴政设

置鄞县时，大致包括现今奉化、宁海、象山三县全境，及鄞县南部，现在奉化市的白杜是县治。故宋宝庆年间纂修的《四明志》说：“奉化，会稽郡鄞县地。今县东白杜里有鄞城山，山下有广福院，旧云鄞城院，即古鄞县治所也。”鄞县的地域范围后来时有调整变更，但基本区域稳定在今宁波市境内。综上所述，至今，鄞县建县历史长达 2230 年，而以“鄞”名县（州）的年代合计约 1898 年。所以鄞县是我国最古老的建制县之一，“鄞”字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文化符号，是鄞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的“根”和“线”，是鄞人两千多年相互认同、识别的标记。

“鄞”字因其古老而独特，也常常使外地人产生语音和识别上的混淆和错误，通常以“勤”误作“鄞”，当然也为鄞州的对外形象带来了认知上的一些困惑。所以 5 年前撤县设区时，也有人提议，借此机会把鄞县改为明州区、四明区，或是东钱湖区，以方便识别，但主政鄞县的各级干部力排众议，达成共识，认为如果没有了“鄞”字，后人对鄞地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会产生更多认知上的困难，所以果断地选用“鄞州”为区名，坚决保留了“鄞”字这个人文符号，着实难能可贵。

众说纷纭释得名

人类总喜欢探究生养自己的家乡的过去。也因为如此，由古及今，试图诠释“鄞”县得名由来的亦为数不寡。宋以来四明（鄞县）诸方志多有解释，鄞籍著名学者如王应麟、袁桷、全祖望等均颇有钻研。民国时编著的《鄞县通志·文献志九》汇集了历代释鄞各说。鄞籍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亦于 20 世纪 50 年代撰有《鄞字说》。因详见于旧方志、新县志，这些都恕不赘述，兹综述概括如下：一是“赤堇山”说。成书于东汉的《吴越春秋》云：“县有赤堇山，故加邑为鄞”。这里的赤堇山历来也有三种指称：沙孟海先生认为是指现在鄞县塘溪镇原赤堇乡

的赤堇山，俗称银山冈；今人所编著的《奉邑文化集锦》等又指古鄞县县治白杜的赤堇山。上述或简称为“堇山”。二是“赤堇草”说。清代史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云：“夏有堇子国，以赤堇山为名。堇，草名也，加邑为鄞。”赤堇草今名紫花堇菜，俗称紫花地丁。三是“王鄞”说。元朝曾坚等编的《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云：秦始皇派王鄞来甬东驱鬼移山寨海，遂以王鄞之名命名县。此说发轫于宋，流行于元朝。上述说法，以第一种为甚，民国《鄞县通志》等均持此说。

但是我们注意到，由于古越语文献和研究的欠缺，历史分析方法运用的缺失，以及缺少从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字源学、姓名学等多学科对“鄞”字的研究，从而导致对“鄞”字本义理解上的偏颇，导致上述鄞县得名解释中的牵强附会。199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鄞县志》，在第一编“政区”第二节“县名”中，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地提出了“鄞，越语地名，本义无考”的观点，但至今尚无学者对此做进一步的解释，以至于鄞县得名的“赤堇山”说风行多时，且以讹传讹，广为流布，几成定论。

人群聚居的黄土地

据查，“鄞”字最早出现的文献典籍大约是春秋时著的史书《国语·越语上》，距今已有近 2500 年的历史，有“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今诸暨一带），北至于御儿（今嘉兴一带），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今太湖一带）”。“东鄞”之地，春秋时属古越，在会稽之东。“鄞”作为一个形声字组合而成的地名，它的产生在“鄞”这个县名出现之前，所以“鄞”字本义和初始引申义的发生和演绎地，应当在中原。许慎《说文解字》土部曰：“堇，粘土也，从土，从黄省。”段玉裁注：“从黄者，黄土多粘也。会意。”《说文解字》堇部曰：“堇，粘土地。”又据《古文字诂林》（上海教育出版社）汇释，“堇”《洹子孟姜壶》中的写法：

如“堇”，从黄，不省。所以黄土为堇，是本义，许慎训为粘土，便是引申义。沙孟海曾在《鄞字说》中引用这些观点，无疑十分恰当而准确。因此“堇”字的本义即可直译作“黄土地”；“鄞”字是“堇+邑”，则会意而可以解释为“人群聚居的黄土地”。

至于以“堇”字为古鄞县名的本义，用以代称之说，则值得斟酌。“堇”有多个读音，几种释义，除作“黄土”解外，名词作草名、菜名、颜色名，假借作“仅”、“瑾”、“瑾”，其他还有解释为“涂”、“时”、“诚”等的。《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等语言工具书中，“堇”与“鄞”截然不同。《说文解字》邑部曰：“鄞，会稽县，从邑，堇声”，段玉裁注：“鄞，其字初作堇，后乃加邑。”段注只说明形声的“鄞”字是由会意的“堇”字演变过来，当时中原地区的人创造的，后来用以命名鄞地的这个“鄞”字，是从“堇”字发展而成的。但“堇”是否就等同于县名“鄞”呢，是否就可以直接把“鄞地、鄞山、鄞水”写作“堇地、堇山、堇水”呢，本义为“人群聚居的黄土地”的“鄞”字，难道就是鄞县得名的由来吗？

音译的古越语地名

其实，后来命名鄞地和用作县名的“鄞”本义为何，跟“句无、御儿、姑蔑”和古“句章”县名一样其实难详，都是古越音的汉语言译而已。这正如浙江大学陈桥驿教授在《萧山方言趣谈》（方志出版社2004年版）序中所说：“古代越人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部族，现在留下的古代越词越语，都是越音汉译。”

的确，鄞地一带，其时被文明开化的中原视为遥不可及的“东夷”、“南蛮”，就像现在的原始人类或一些没有自己文字的少数民族。“yin”只是一个古越人对自己居住地的语音认知，由于无文字记载可以查证，现在已难以弄清它的原意了。

而当时有文化的中原人用中原已有的“鄞”字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是个注音字。不然，那个时候鄞地的文明史已经跟中原同步，鄞地与中原的人文沟通，已经有书面的交流而无障碍，岂不谬哉？陈桥驿又说：“正是因为越语汉译，所以后来进入这个地区的汉人，往往望文生义，用汉义解释越语。例如以传说中的尧释余姚、舜释上虞之类。”后人囿于学识和爱乡情结，以及民俗的因素等，往往以汉语之义释古越语的音译字，这种望文生义的结果，便会产生种种本土化的自圆其说。沙孟海先生的《鄞字说》不厌其烦地论证“鄞”县的得名源自他的家乡“赤堇山”的观点，当属此类。东汉袁康辑录的《越绝书》记薛烛为越王勾践说剑，有“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以及《战国策》《吴越春秋》提到的赤堇之锡在绍兴县，在我国古代历史文化中有一定的影响，当然不是鄞县得名的原因。但古鄞县（包含现在的奉化）的几处赤堇山，除宋朝的鄞县方志外，东汉以前我国重要的历史文献中并无涉及，亦无佐证，远在中原的王朝焉能得知，且以此命名？此外，赤堇乃草，因草以名山，因山以名县，恐怕也是望文生义罢了。

越语汉语音译为后人创造生动形象的神话故事提供了不少想象的素材，鄞县得名的“王鄞”说也是一例，《四明洞天丹山图咏集》见于道藏，乃宋以后道士所妄作，已是公论。明人乃有夏禹时堇子国之说，钱大昕认为：“俗语不实，流为丹青。”（《潜研堂集》卷十九《鄞县志辨证》）越语汉译衍生的种种绘声绘色的神话、故事和传说，让历代好事者在当地也附庸、制造了形形色色的地名、庙宇和所谓的印迹，并激发了不少文人墨客的文情诗性，从而创造了众多且有一定影响的历史文献和文艺作品。如绍兴县王坛镇的舜王庙、上虞县的舜井，县的县治为现在五乡镇宝幢的同岙被说成是秦汉时的商贸重镇等等，都是这类情形。尽管如此，上述这些物质、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因为相对于今人而言，已经是古人、古事和古迹、古籍，

而且传播已久，有一定的影响，古往今来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当地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的长河，所以在历史学、地理学、地名学、社会学和民俗学乃至文学等方面有其一定的价值。

清朝学者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同治八年七月十三日）中也说：“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详。”以“鄞”名县何尝不是如此，所以1996年版《鄞县志》的解释显然是正确的，即是由汉语音译古越语的地名套用，而成为专有县名的。作为县名的“鄞”字，其得名的明确表述应该是：“鄞，汉语音译古越语地名，本义无考。”

“垠”的同音通假字

《汉语大词典》曰：“鄞”通“垠”，如：鄞鄂，同“垠”、“垠鄂”。汉朝时魏伯阳编撰的周易《参同契》卷上曰：“混沌相交接，权舆树根基。经营养鄞鄂，凝神以成躯。”又卷下曰：“性主处内，立置鄞鄂。情主营外，筑垣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汉朝张衡《西京赋》：“在彼灵囿之中，前后无有垠陂。”这里的“鄞鄂”等，作边际、界限解释，引申指形状，后又解释为神气之类的。按照道教的说法，“鄞鄂”即命蒂，“养鄞鄂”就是修炼自己的心性，使得有神气和无尽生机，这是一种养生处世之道。明朝画家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鄞鄂，随手写来，皆为山水传神。”这阐述了心中有气神，所绘山水画才会形中有神的道理。

那么，“鄞”何以同音通假作“垠”，作“边际”解释呢？《国语》中的“东至于鄞”，古代文献里不乏概称为“东鄞”的，后人诗文虽多有“鄞东”之释，而史浩著《峰真隐漫录·宴明守高大卿致语》有“部符复镇于东鄞，既密拱于皇都”，这里直接指代“明州”。但是考虑到在编撰《国语》的春秋战国时代，古鄞人和其他古越人一样被中原人视为“南蛮”（《孟子·滕文

公上》和“东夷”，而且鄞地远在东鄙，达于巨海（东海），那么中原人之所以用“鄞”来同音通假“垠”，并且以“东至于鄞”指称“句践之地”的地理方位，是否就是“东至于边”之意呢？这也就是说古越人自谓居住之地为“鄞”，是否寓有“边”的含义。当然这仅仅是猜测、臆度而已。似属于那种本土的自圆其说之类。古越语有语言无文字记录流传的状况，使得古越人自称所居“鄞”地的本义，有可能成为永远的不解之谜。

受姓年代模糊的稀姓

“鄞”也是一个姓氏，就鄞州人来说还是最近六年才得知的事。曾任鄞县县长的金海腾先生在接待台湾地区客商时首先发现，然后当时的县委书记程刚先生让鄞县日报社、文化局的徐剑飞、包坚军和徐明去采访考查，《寻找姓鄞的人》一文发表后轰动了鄞县乃至甬城。去年，在鄞州职业高级中学任教的郑传杰老师，撰写了一篇《漫话鄞外鄞》，更加翔实有据地介绍了福建、广东以及台湾的鄞氏以及相关风物。他们了解的这一姓氏，基本上囿于当地鄞氏的介绍和借鉴网上搜索所得的相关资料。如《潮州府志》关于“鄞仁”的记载：字见山，元至元年间任潮州府海防同知，落户于广东潮州龙溪都，原任官于浙江宁波府。《南安县志》记载，明朝有“鄞平山”，福建南安后井村人，育有四男一女，该女即是颇有传奇色彩的“鄞仙姑”。此外，认为明朝《三国演义》中的“鄞祥”，虽是小说中的人物，但作者以“鄞”为姓应该不会是空穴来风。鄞姓一说是由靳姓改过来的，后人因耻于楚国大夫靳尚陷害屈原而改姓，《三国演义》后来的版本把“鄞祥”改成了“靳祥”，恐怕是认同了此说，但也属无稽之改动。

经笔者查证，明朝凌迪知编撰的《万姓统谱》里有“鄞姓，见《姓苑》”的条目。查考《姓苑》，共10卷，其作者历来被

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东海郯（山东郯城）人何承天（370—447）。《姓苑》一书现在只有清朝王仁俊辑佚的1卷（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三种》）。但该书并不见于隋志唐志，仅称何氏所撰，宋人多认为出自何承天，只有陈振孙《书录解题》，以《姓苑》之书首列李姓，认为出自唐人，或者是唐以前之传本。这说明鄞姓的出现时间，至少在唐朝或者南北朝，也有可能是在魏晋甚至以前。这样，鄞氏的受姓时间就在1500年以上了。此外，鄞氏又属稀姓，至少直到何承天编完此书时尚无名人望族可以记录。所以查阅现有的文献资料，相对有知名度的鄞氏首先出现在福建及广东，最早是在宋朝。清乾隆二年编撰的《福建通志》记有鄞氏，即福建省剑浦县的“鄞康成”。《越缦堂读书记》有他注闾师的记录，《律间精义·内篇卷四》认为，鄞康成宗刘歆、班固之说。所以因其年长但学问渊博，而给予进士的待遇，即成为宋淳熙十一年卫泾榜特奏名，后任福建连城县知县。

《姓苑》记载，“鄞鄞，县名，以地为氏”。鄞氏，是以鄞这一县名为氏，如同“鄞”氏和“句章”氏。宋朝邓名世所撰《古今姓氏书辩证》云：“越人以郡为姓，明州鄞县是也。东汉有鄞攷。”“句章氏，《战国策》越句章昧以邑为氏。”说明鄞姓跟同一区域的这两姓受姓的年代都同样久远。同时，也有可能是某先人有隐衷隐名改为鄞姓，或离乡背井，为纪念故乡鄞地改姓，或为曾在鄞地为官的重要经历而改姓，这些至今不得其详，因为尚未发现有文献有过对鄞地鄞氏的记录。这个富有地理文化意义的姓氏的诞生，其确切的年代至今仍不得而知。

福建宋朝时有鄞江，后改名汀江，这一时代鄞江以及鄞坑、鄞河坊等鄞字系列地名的出现，跟鄞氏、鄞县肯定会有一种因果联系。广东深圳鄞氏发祥地的堂号为“南阳堂”，表明当地鄞氏认为给自己带来荣光的先人居于南阳。而广东潮安县庵埠镇仙溪村旧有“鄞公祠”，门楼后有“汴梁旧家”，表明鄞

氏的先人始祖可追溯到今河南。据 1990 年版的《庵埠志》记载，鄞姓自宋朝入居庵埠文里沙池，以后广为创居，成为盛族，有溪头鄞、陇仔鄞、仙溪鄞、官里鄞，且都建有祠堂，还在沙池建大宗祠“四德堂”。又据《凤廓郭氏族谱》等，明万历初庵埠的鄞怀镜，已成为当地巨富。福建、广东的鄞氏都相信同出一脉，都认为鄞县是自己的根，但至今还未找到文献上的有力旁证。现在福建、广东、台湾、香港、东南亚都有不少鄞氏，初步估算为十多万万人，地位显赫的虽不多，但对鄞县都有别样的感觉，他们很想到鄞县寻根访祖。这值得我们鄞县人欣慰和关心。也说明加强对鄞字和鄞氏的研究既是一项有关县情的基础性研究，也是关于十多万鄞姓后裔故乡情结的纽带，让他们能知道得姓来历、播迁之路，以圆他们的寻根之梦。